

馨香一瓣

春风季

晓犁

今年的春，大约是因为农历上有两个闰二月的缘故，长而冷，并带来了许多捉摸不定刮风的时节。

每年此时，我都愿意给予春许多仪式感很强的寄望，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大地上会有很漂亮的花、很善解人意的新柳春芽的绽放，会有许多讴歌春风春而且化作春意诗文的声音，还有更多能够使自己身心愉悦的快乐时光。摆在眼前的春天，尽管是晚了一些日子，但是山后的老河堤上依旧没有缺少生机盎然的油菜花，新家园里的西府海棠依旧竞相开放着，这些春的使者敞开心扉款款而至，似一曲一折清雅的古琴，照旧如妈妈灯下的絮语，给了我且多且暖、且让我内心宁静下来的安慰。

离开家乡很多年了，这幅春时的畅想画面往往多是出现在夜静时；身在异乡，无论走到哪里，这种春之见的梦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里，想的见却摸不着。今年冬季，我早早地从遥远的他乡回到家乡等着这场尚未到来的梦，并兴致盎然地设想着今年久违的春梦里会有多少奇妙的景色，会有多少更奇特的奇迹。但是，我最想，在银色的月光下围着有许枯荷的水塘边上走几圈，让浑身出点儿痒边上汗舒爽一些。昨夜里，有一场不紧不慢的雨，淅淅沥沥若春歌的韵律嵌入我的梦境，仿佛透过雨夜的帷幕嗅到油菜花缠绵与我的雅香……哦，这就是我曾经想念的春，有无尽的亲与柔情。

此时春色，妖娆夺人，让我更加想念在天堂的父母。12年前，父亲在秋冬交季时逝世，那

天秋色低沉，病房楼下尚有一树晚桂散发淡淡的香馨；五年前仲夏时节，母亲也离开了她满堂的子孙儿女，在骄阳之下和父亲安放在了一起……自打椿萱俱丧，春季就成了我心落泪最伤的时节，就无时无刻不我心念地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托付于多了几分怀念与风雨的梦境，也少了许多却永远忘不掉这些我与父母都在墓碑前泣泪相会的春季。淮北的春风很多且干燥，但我都会全然不顾地扑进满是花开声响的煦风里，静静地地望望着妖娆的春景中能相见离别已久的两位携手相伴、慈祥依旧、养育了我一生的老人。背负着长情的期望，自觉地自觉地背风随意地吹着，一步一步向前，想着融进属于天堂深处我最挂念的那片洁白的云。

傍晚以后，有新月在云间出现，照在开阔的湖面上，留下星星点点染着光亮的水粼。这是曾经被称为“穷山恶水”的地方；不曾想，只花了一段20多年弹指一挥间的光阴，这座沁润着百余人向往理想和砥砺工作的城市，就有了宽路交错、高楼林立、青山绿水、畅怀惬意的滋润。春深之处，这里同样有大都市繁华的欢声笑语，有市民安居乐业的灯红酒绿，有能与时代空间接轨的所有的一切……这里的春风里还有几分知觉到的冷意，但早晚的春寒要比期待的春暖更短……花红柳绿，车来似水……这些都是春风中让我最动情画面，还有如交响乐一般大气磅礴的隼鸟与春季。

不朽的灵魂里，有风就好像有了不朽的灵魂，可让我尽情的饱览山水间奇异的江淮风光，可让我从梦想里跳跃出来的能够尽情享受着游子归乡的亲情。家乡产酒，所以徐徐的春天里总有淡淡浓浓的酒香；只可惜自己不胜酒力甚至滴酒的一场酒后，浑身上下满满都是粮食精华蒸馏而出的薰香……身边的风啊，活脱的就是一番咏春性情的大歌，使得这风儿醉了，人儿醉了，整个有着山水青黛美景的家乡都醉了。

在晴朗的日子，相遇在每天都会路过的拐角路口。

小镇很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次的擦肩而过。

小镇很小，但任何不相干的人都会有机会在某个场合相遇。

他经常到她的菜摊买酸菜。每次都只买五毛钱的，一个搪瓷杯装满。她知道他的情况。

小镇很小，再怎么不熟悉的人，都会知道某某人家住哪条街？家里几口人？是鳏夫还是寡妇？

她知道他的情况。下岗职工，老婆听说得的是什么肌肉萎缩症。

好几年前开始，连床都无法下床了。

听说，得了这个绝症的人，就像风干缩水的萝卜干一样，愈来愈干瘪，在天气好时，他就将妻子抱到院子，放在马扎躺椅上，晒晒太阳。刚开始时，还觉得是抱着个人。越到后来，抱着的人，就跟抱着个纸扎的人一样，动弹不得，而且连“重量”这个词都离她远去了。

她知道他的情况。每次他过来买菜时，她总会把酸菜的水挤得干干的，把搪瓷杯塞满后，还使劲在顶上的压压。她知道，长期吃不到荤腥的人，再老吃酸菜，会把身体弄得更不堪。但他的情况，能吃上个酸菜就不错了，偶尔再买三毛钱豆腐，回去做个酸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伙食了。更多的时候，是到田垄上，捡捡别人扔掉的萝卜缨和地瓜秧。回家晒干后，撒点盐巴放到坛子里。这就是每天的家常便菜了。

前些年，妻子的身体开始不好时，他们盘算着，实在不行就去领养个孩子。可没多久，镇上唯一的橡胶厂，也倒闭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断了。孩子的事，也就没敢再想。眼前的两张嘴吃饭都成了每天最大的问题，更恐再添一张嘴了。

每天，除了吃饭的问题要解决。妻子的身体也要靠药物来养着。买不起药，就去野外采草药，

冷暖人间

小镇故事

谢宗晨

而且都是街坊邻居帮忙打听来的偏方。有时，街坊邻居也会特意去药铺帮忙抓些滋补药材。拿去他家时，都说是收拾家里时，以前剩下的给整理出来了。他心里明白，都是邻居们在帮衬着，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耿直、要面子，不愿接受施舍。他去田埂上捡萝卜缨时，伸手可及的田里正冒着一个大大的白萝卜。可他从不拔过一根，连这种想法都没闪过心头。

他经常去，种田的人都认识他。有的时候，就会拔两三颗萝卜硬塞给他。赶上季节时，青菜啊、豆角啊什么的，都会摘些送他。每次，他都腼腆地不停鞠躬说“谢谢”。

为了能挣点菜钱。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两根大木棍，上面横一根棍子，找来两个废弃的自行车内胎，剪开，左右各一条，一块小木板。一个简易的秋千就做成了。小镇上的孩子也没什么好玩的，这下好了。有得秋千荡了。一毛钱荡五分钟，没钱就从家里带一根胳膊粗的柴火，或者拿只坏拖鞋去也可以。柴火可以煮饭，拖鞋攒到一定量了，拿到废品站换钱。

也不知道他家里从哪里弄来许多多的小人书。开张了荡秋千，小

人书借阅览室也跟着开张了，一毛钱看一本。小孩们每天一下课就跑他家院子去，有钱的掏个几毛钱，没钱的从家里偷几根柴火，甚至有的故意把拖鞋弄坏了，去换秋千荡。每天院子都是乌泱泱、闹哄哄的小孩。甚至隔几条街远的小孩都闻风而来。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到这里玩的小孩，都没有被家人去找回家的。到饭点了，就去喊回家吃饭。要是平时小孩在哪儿玩弹珠，天黑了还不回家的，过去叫的肯定就是鞭子；要不，就是嘱托隔壁小孩去找，顺便让他带话：你妈叫你找根鞭子回家。

每天放学放学后，就是他家院子最热闹的光景。似乎，连他妻子的病情的阴霾也被这些朝气冲淡了。

但这么稀罕的好光景，也无法改变什么。病还是一如既往的缠着愈发萎缩的身躯。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这么多年的伺候着病妻，他从未曾抓狂，也未曾放弃。在他的脸上，人们从来都找不到一丝的厌倦和戾气。仿佛照顾妻子，就是他天生的使命。他身上唯一改变的，就是日渐被生活压弯的脊梁。

就在日复一日的过着，到他院子里荡秋千、看小人书的孩童，也是换了一拨。就在某个平常的傍晚，他跟隔着半墙的邻居说：她走了。

简单的入殓。邻居都自发的帮忙张罗着丧事、置办各种仪式。夜晚，都在街灯下，聚着打牌。其实，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守灵。

按规矩，第七天下葬。他推着嵌着妻子的黑白照片的相框，照片是年轻时拍的，穿着草鞋、孝服，低头走在人群中。今天天气晴朗。早晨，她挑着每天摆摊必须的两个竹篾筐。走过拐角时，看到了出殡的队伍。

她叹了口气。她替他感到生活的不易，也替他感到解脱了。

小镇很小，小到他人的故事，不知不觉就融入到你的生活中去了。

诗苑撷芳

南来风听竹

徐良伟

癸卯五月二日，与好友杨扬才相约挖笋、听竹。忆杨家山竹林丰茂，声声沸腾、气象清幽，感怀而作。

这风，是南来的讯！是芬芳的红色五月底下啼鸣的布谷才是你起的音，闻歌咏的下响才似那韵，上阙歌咏下阙唱江南在一条弄里，那清秀的涵意是春的语，像白水冲晨曦的雾香

这青苔染着的路，这弯曲成词的巷这醉眼深处的影，这渐行渐浓的心是互燃的烛火一半红在过往一半烈成今生那蓝色天空与洁白的云就像一对拉不开的兄弟

在异乡，我们扛筐而上沿着石床水篁，谁言梦难成？这醉卧凉阴，沁骨清夜里必定生虚籁，谁又误会风声是雨声？

万千毛竹咬定的这片青山是杨家山里破岩而出的精灵她顽强坚韧的样子让我们看见“摇荡遍远林”看见她“带花疑舞扇”看见那月动的秋扇，扇动了整个江湖

那疏叶地里，由粗及细的成长那笋的拔节，向阳律动是入夜的琴！“若至兰台下，还拂楚王襟”那声清脆，更是人间的春铃

这春笋，你若不到春雨便不歇我见南风来，见鹏起兮见土地泽被，见梦起勃焉我们寻挖剥装这是拯救更是创造新生

向最深处掘去，你会遇见绿色世界遇见你自己，也遇见你初发的模样不然我们站在这里怎么生发“向竹似龙吟”的感叹？

雅凤清音

父亲和他的老车

林春靛

我的家里停放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虽然反反复复刷了很多遍，却还是遮掩不住岁月对他的洗礼所留下的痕迹。看他这样子，活的年头恐怕比我还长。父亲是家里唯一一个能驾驶它的人。因此，老车和爸爸在我眼里，像是一对兄弟。

小时候，爸爸经常载着我飞驰到一座运煤的火车站。我们站在离火车轨道很远的地方，看着从远处驶来的火车渐渐压过一格一格的车轨，享受着迎面而来的风。那时的我就会兴奋地叫起来：“火车火车啊！”爸爸大大的手牵着我，夕阳就在身后缓缓下垂余晖洒在回忆，我们的身上。那样美好的回忆，就如此刻深刻的留在我的脑海里。

升初中的考试，爸爸一如既往地送我。但去的不是学校，而是考场。坐在老车上，迎着拂面的微风，还是那么清凉，但又好似夹杂着几丝紧张的气息。我提着考试要用的笔袋心里想着爸爸妈妈的千叮万嘱，怀揣紧张心情。考场到了，爸爸从车箱里拿出一瓶“考场”饮料给我。爸爸看着我，一改以往的千叮万嘱，只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别紧张，加油！”于是目送我走进考场。考场里紧张的气氛，现在已记不大清了。但走出考场，看到爸爸那副满头大汗、皱着眉头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直到坐上老车，我感到滚烫的屁股，才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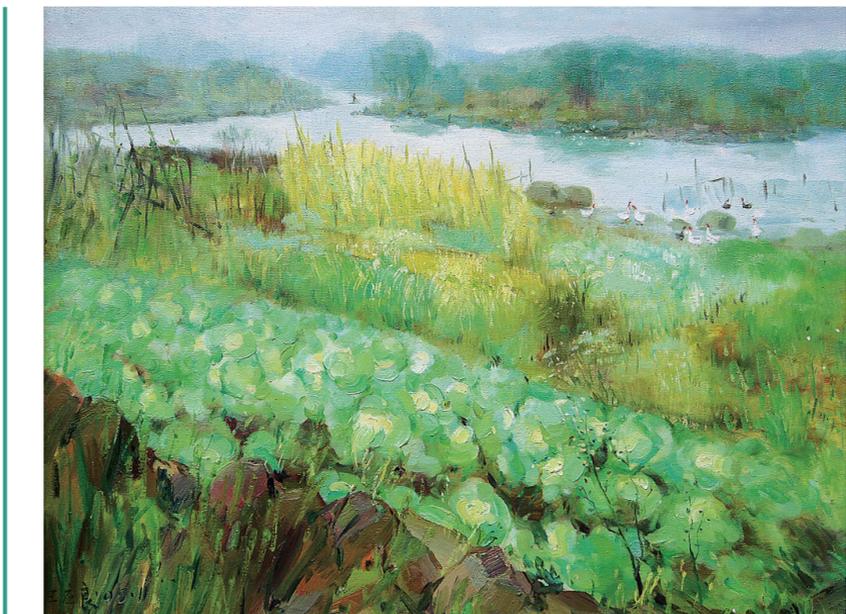
意识到。爸爸在考场外，顶着烈日守了一个上午。从那时开始意识到，爸爸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所幸那次小考没有令谁失望。只是上了理想的中学，要的却不是自己理想的生活。没有当初冲刺的干劲，没有了爸妈严厉的管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同学之间游玩的不断邀请。是可以上课走神的随心所欲。这本应是令人惬意的生活，但却令我惶惶而迷茫。老爸和老车认真每天在晨曦晨光中接送我，在烈日下分秒不差地等着我。可他们全然不知我在学校如何度过。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一结束。这时的我，在真正知道爸爸老了以后，才开始转变。在公鸡叫醒千家万户时，爸爸总在镜子前染着他逐日增长的白发。可是有一次，爸爸忘记了染发。不知情的我看着爸爸头上白花的一片，以为爸爸头上粘到了墙上的灰，惊叫起来：“爸爸你头上有灰啊！”爸爸听了我的话认真地拍了拍后脑勺，却弄是弄不出一丝灰。我顿时明白，那原来是白发，原来白发如此刺眼，在乌黑的头上全是一抹重重的败笔。那时，我才真正明白岁月不饶人的含义，才开始为爸爸真正害怕、担心。

老车与他的兄弟一样，被岁月无情的侵蚀了。且不说掉了一层又一层的漆，光是换了一次又一次的零件，就上百次了。可那还是挽回不了当初那活力四射的车。在去学校的漫长上坡中，老车总会发出嘶心裂肺的吼叫，仿佛如此，他就得过去这坡头。在等红绿灯时他会再次停住休息。但绿灯亮起时，他却也提不起劲来了，就停在那一动不动。任爸爸如何启动。于是就有了多次我们尴尬地把老车推过十字路口镜头。虽然多次推对他又气又急，可是心里真正明白老车老了。一辆跑了十多年的车了也该到他休息的时候了，在风雨中、烈日下接送了我这么多年也真的累了了吧？不被接受的我一定要快快长大，好让老车爸爸可以好好地歇息了。

对我来说，一位父亲带着他年幼的孩子，背靠着夕阳迎接火车的美好景象已经不会再回来，或许有一天真正长大了的那个孩子，会拉着他年迈父亲的手，站在落日余晖中，静静地眺望远处驶来的火车……



《菜田晨曲》

(油画)

王应良作

(接上期)

孔子早就斥责过这些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人，他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路哥哥不应与这等人伍，亦不该与这些小人商谈什么国计大政、天下大事。”

路博德听罢，也觉得佐佐是在骂那些胸无大志的小人，但多少也是在婉转地批评自己，便不言语。现在只好将任命“儋耳郡”官吏一事暂缓搁置一下，先让劳苦功高的将士们好好吃一顿，大大地犒劳一下，军民庆贺一番。

“老能人”秦虎哲见当下一不任官、二不开拔，就不知道路博德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近来的怪话又多了起来，经常像个黑乌鸦般叽叽呱呱地起：“伏波将军真成了庙里的神爷——任你千叩万拜，就是一言不发。”“俗话说：牛不饮水，你就不能强摁头吧？既然大家都愿意留在这岛上，就不要硬是强迫人吧……”你想留你就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啥办法。但你把我们这杆子人，就当个臭屁——放了吧……”老秦一大堆一肚子牢骚话，影响了手下的好多士卒。他们心里都打起退堂鼓打着小算盘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心想：手扒两把泥，脚踏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吧。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所谓平常混日子，干啥磨洋工，一日熬三晌，一觉睡到天亮。就是天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啥办法呀！

众多士卒听到老秦满肚子牢骚话，满口的“皮干话”，也是点头称诺，但面对路将军或严的“伏波鞭”，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抑或是“敢怒而不敢言”。路将军只想着好好犒劳慰问一下士卒，大宴三军上下，而杨将军也只巴望着美美地大吃一顿(海南方言：大吃一顿，所谓：不管他妈嫁给谁，咱就跟着喝

连载(70)

白马井·伏波鞭

李盛华

喜酒。秦虎哲听到有酒喝有肉吃，便也高兴地“嗷嗷”叫唤，抹着花白的老鼠胡子，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滋滋滋滋”声，对娃儿兵们开玩笑道：“还是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没酒喝凉水。咱就先甩开腮帮子先开吃吧！”士兵们经老秦这么一煽火一挑逗，就大声叫好，异常兴奋，一起起哄吆喝着：“喝酒咧，吃肉咧，城门楼子唱大戏咧……”“秦虎哲，你把我们这杆子人，就当个臭屁——放了吧……”老秦一大堆一肚子牢骚话，影响了手下的好多士卒。他们心里都打起退堂鼓打着小算盘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心想：手扒两把泥，脚踏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吧。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所谓平常混日子，干啥磨洋工，一日熬三晌，一觉睡到天亮。就是天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啥办法呀！

军中灶头军又叫地洞主“进贡”，搞来十几头大水牛，屠宰以后煮了十大勺香喷喷的牛肉。自家秦陵尉田县的“勾勾客”(陕西方言：做飯的厨子)，又打开早已酿好了“醪糟酒”，解开坛子口，香飘几十里。当地女首领廖梦娘还派人送来了当地的番薯酒，还有专门上山打到的三只大野猪，老百姓献来了鸡

鸭鱼，整个“儋耳郡”的上空，飘荡着浓浓的诱人香气。酒肉味道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军人的味蕾。南滩浦郡府四周，热气腾腾，欢声笑语。就连杨伯的藏獒“虎儿”，也是兴奋异常，口水流有三尺长，围着厨子们摇头巴撒欢，甚至干脆就趴在原地，死死盯着煮肉的大锅一动不动，耐心等待揭开锅盖、拿铁钩子捞肉的那个伟大而又快乐的时刻。

当地女首领廖梦娘有些好奇。汉人煮肉煮鸡怎么会香味扑鼻、香飘十里？她揭开锅盖问厨子：“怎的如此喷香扑鼻、如此诱人？”

肥头大耳的厨子，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秘方”让梦娘看，说：“这是云贵的八角料，这是川蜀的大红袍花椒，还有黔南夜郎国的桂皮，这是俺们陕西的正宗的红线干辣椒……都是好东西咧！”

“我们岛上，吃什么都是清蒸、白灼，只点少许盐巴，原汁原味显得更鲜(鲜)。”

“不行不行，好不好。”秦虎来的灶头厨子听罢，只是摇头摆手，说：“你们岛上的菜，味道不够美，香气不够醇，汤肉不够浓，啞着不够香。”

流水宴席开张了！秦虎来的汉家兵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个个都是饿鬼托生的模样，吓得梦娘姑娘捂住双眼不敢看。杨仆喝酒，喝成了个猪肝子红脸膛；秦虎哲却是正相反，越喝越高脸色却是越来越煞白，像个死人。路博德、李佐则不失优雅，慢慢嚼肉，缓缓品酒，悠然自得地边吃边和士卒拉闲话。

酒足饭饱，大汉士兵借着酒劲儿，坐在城门楼前一层一层的黑石阶上，龇牙咧嘴地开唱起了家乡的秦腔。

(未完待续)

橘子洲头

孙鸿斐

是橘子洲头红了唐宋词还是毛爷爷的诗词火了橘子洲头民间古籍难以考证只见行人脚印填充行人的脚印虔诚叠叠虔诚虔诚只想虔诚：谁指点江山，谁力主沉浮！

万山还没红遍红色却浸润游人的思想江边杨柳依依，柔情似水湘江水却奔流不息勇立潮头，舍我其谁？

我在若干年前就想到此地打卡想看看百舸争流的盛况想看看层林尽染的美景想看看鹰击长空的美……然而，今天我看到的却是摩肩接踵的游人举着手机，按下快门他们的信仰比头颅还高出许多许多……

初夏即事

宋善岭

镇日山楼半掩扉，世情总与意相违。疫消底事偏生病，春尽依然未减衣。箭竹叶疏莺语少，蔷薇花暗蝶来稀。胸中纵有一团火，能向何人说是非。

推碾子

凌大鑫

两臂轻舒欲奋飞，迈开双脚踏风追。人生到此随他去，历史如今任我推。只让艰辛皆粉碎，但凭岁月在轮回。原来起点即终点，步步前行步步归。